



□ 12  
3131  
13 卩



孟子集註十四

3131  
13

孟子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朱熹集註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  
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孟子卷之十四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  
 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  
 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  
 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  
 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  
 申也以其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  
 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  
 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  
 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

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  
 擅與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  
 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  
 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  
 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  
 義不始無  
 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行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楸也。武成言紂在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好去聲。

此引湯之傳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革車。牛車也。虎賁。虎士也。

千人

兩去聲 賁音奔

又武王之車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猶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 虞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求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矢匠亦未始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論語必由心悟。莊周所謂。意蓋如此。孟子曰。梓匠輪輿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袷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袷之忍反果說文作媠烏。

反果

飯食也。糗乾精也。茹亦食也。衿書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

耳

聲問去。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問者。我往彼來。問一人。取其實與自害其親。無

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辟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敗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

久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久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冷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是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于乘之國

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

見音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廢



之皆不以世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所以得天下。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後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成。盛音。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  
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  
不通之意是社稷雖  
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  
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  
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  
近而熏染之也餘見前篇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  
也所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  
也 ○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或曰外國本入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  
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一字  
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曰接淅而行

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訾。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理方言亦訾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貉稽

增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

趙氏曰為王者益多為衆口所訾。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孟子集注卷十四

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

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然。條然之項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蠡。音禮。追。音堆。豐氏曰。追。鐘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也。軌。車轍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

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細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

知其是否也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

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

虎

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正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

孟子集注卷一曰

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

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嬰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

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

之於賢否也忠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皆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

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有不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

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亦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有諸已之謂信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久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充實之謂美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 樂正子ハ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也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其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

## 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莛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豚也莛蘭也招招也罾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罾其足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以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以知此道之可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方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一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問人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適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履於牖  
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履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果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

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

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

非者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入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於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回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  
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  
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  
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  
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  
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  
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  
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堪

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能受之  
實入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  
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  
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  
穿踰之類也。餽音忝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  
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  
然其事隱微人所忽也。故特舉以見例。明必  
推其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  
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在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入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

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上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猶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推子曰性者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弔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

祿也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及其盛德之至自然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

巍然

說音統 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魏山魏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

言語得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

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

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

騁

在義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楚

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稷，種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揚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德，長方入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入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推子曰：所欲不必沈溺，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也。曾子以羊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東曰：膾炙所同也。

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也。曾子以羊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知者對  
一秀也  
三秀也  
五秀也

名所獨也

肉臠而切之為臠然雜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

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

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

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

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狷音狷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矣

琴張名。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夕。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

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嘒火交反。行去聲。

嘒嘒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中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者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

命名先匠



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  
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慝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喭喭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夫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

聞而知之

散素 散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王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

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蹠其禹反。闒。

奄音

蹠蹠。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嗶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狃者曰。何必如此。蹠蹠。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闒始。奄人之皆以自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爲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之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利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類靡如水之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類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

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在不獫入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孟子卷之四 五子集注卷二 二九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湯之常道也。與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也。世衰道微。於善不正。故以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信雖若不敢自謂。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侯後聖於無窮也。其肯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公文章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

後聖於無窮也。其肯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公文章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

統序

論

後。一程人而也。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也。  
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

孟子卷之十四

荒川四郎左衛門梓行



